

## 法兰克福学派对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影响

王继发

**摘要** 法兰克福学派对世界传播学界的影响是重量级的,对于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影响也很大,而这种影响分为正面和负面两个层面。笔者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我国传播学的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拓展了传播学研究领域;使得传播学理论在我国能够向本土化方向发展;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研究方法。另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所产生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与目前我国的社会发展阶段、文化生产方式、政治经济结构上都存在巨大差异,因此该学派也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对中国传播学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本土化研究中,要特别要警惕对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理论的异化研究。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 批判学派 传播学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郑州 450001

法兰克福学派是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为中心的一群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所组成的学术社群,被认为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支。其主要的人物包括第一代的阿多诺、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弗洛姆以及第二代的柏格、哈贝马斯等人。社会研究中心成立于1924年,但要到1930年由霍克海默成为机构主任之后,才转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考方式,包括以马克思及黑格尔、卢卡奇、葛兰西等人的理论为基础,对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种族主义等作进一步的探讨,并借助马克思·韦伯的现代化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作为工具。他们最大的特色,在于建立所谓的批判理论,与传统社会科学要以科学的、量化的方式建立社会经济的法则规律不同,他们则更进一步要探讨历史的发展以及人的因素在其中的作用。阿多诺提出的文化工业、哈贝马斯提出的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等,都是批判

理论的重要概念。可以断言,不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就很难深刻地理解20世纪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规律。

我国自引入传播学后,近30年的时间大都在研究以美国为中心的经验学派的理论,而较少研究以欧洲为中心的批判学派,特别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对我国传播学的影响的研究总体来说很不完善。笔者研究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世界传播学界的影响是重量级的,对于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影响也很大,而这种影响分为正面和负面两个层面。

### 一、法兰克福学派对中国传播学发展的正面影响

笔者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我国传播学的正面影响如下:

#### (一)拓展了我国传播学研究领域

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观点对于分析我国现实社会的部分问题有一定启发,值得我国的传播学

者进一步的研究,而这种研究拓展了我国传播学研究领域。法兰克福学派将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部分观点融合到一起,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病态;从人性和性格结构角度分析,指出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作为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中间环节”,是联结二者的纽带,被视为可填补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空白。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自动化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劳动条件得到了改善,但人们并没有摆脱异化之苦。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理论进行审视,选择适合我

国传播学研究的内容,可以拓展我国传播学研究领域。

#### (二)推动传播学理论更好地本土化发展

法兰克福学派在西方社会科学界被视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以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反实证主义而著称,是当代“新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很多理论观点和学术研究同我国长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根基和学术研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长期引进和重点研究的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传播学经验学派的成果和方法。但经验学派实证性研究方法和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同我国传统的传媒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分歧很大,所以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效果一直不好。而法兰克福学派的宏观思维和思辨性研究方法同我国传统的传媒研究方法更加接近,因此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能够在一定层面推动传播学理论更好地本土化发展。另外,法兰克福学派的经典著作在今天的中国被看成是欧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研究这样的遗产本身具有某种特定的价值。它就像孔子、庄子的文化在世界各地被接受、传承一样,也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作为外来文化奉为经典被接受一样,法兰克福学派的经典著作也因为他们丰富的文化思想内涵而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所以在中国,可以进一步推动了 this 学派在中国开花结果,进而推动传

播学理论的本土化发展。

#### (三)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研究方法

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这一学派给了我国传播学研究很多有意义的启迪和借鉴。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虽然体现出某种文化悲观主义倾向,但作为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在新时代的一种积极探索与发展,更加强调根据变化了的时代特征,更加强调一种历史、文化的批判。他们能自觉地举起马克思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旗帜,能在社会现实生活的历史进程中提出自己的理论,能够坚持人文主义精神,在批判理论研究中重视人的本质,用开放的态度来对待当代社会哲学思想成果,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些都启发我们在传播学研究中,首先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紧密关注人民群众的传播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去研究社会现实,并发挥批判精神、原创意识,注意形成学派力量,并且更多地关注高新科技发展尤其是信息革命对传播学发展的种种影响,在理论研究上作出新的创造,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研究方法。

## 二、法兰克福学派对中国传播学发展的负面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理论所产生的社会 and 时代与当代中国在社会发展阶段、文化生产方式、政治经济结构上都有巨大的差异。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理论也会对中国传播学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 (一)政治层面的负面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的左翼代表弗洛姆认为大众传播在政治层面即意识形态层面的功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制造并传播种种幻想和神话,从而把人们淹没于其中,导致人们对社会的种种幻象与社会实际存在着很多偏差,认识不了现象背后的真实情况;二是把事实的真相压入无意识领域,阻止人们去觉察事实的真相。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特别强调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其传播批判的核心,就是意识形态批判,所以以政治批判为核心的法

法兰克福学派掩盖了很多真相,对我国传播学的发展是不利的。因此,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警惕在我国传播学研究领域也陷入这一弊病之中。

### (二)文化层面的负面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中致力于大众文化研究的洛文塔尔认为,“在现代文明的机械化工作进程中,个体的衰微带来大众文化的兴起”。机械化和个体的衰微化,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基本观点,他们把这种劳动之余当作所谓消遣的大众文化视为异化的一部分。霍克海默说:“在闲暇时间里统治人的这种机械性和在工作时间里统治人的机械装置绝对是一样的”。这种文化不仅使发达工业社会的异化状况永恒化、合理化,而且本身也是压抑人、欺骗人、操纵人的社会镣铐。法兰克福学派错误地将大众文化的种种弊端归咎于科学技术,却把文化本身所依存的社会制度束之高阁,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能是隔靴搔痒、流于形式。另外,他们的批判是站在旧的文化贵族立场,以文化精英自居,仇视文化的普及化和通俗化,夸大了文化与科技、高雅与通俗的对立,迷恋于18世纪田园牧歌式的文化艺术,这一批判涂抹上了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法兰克福的文化工业研究是肤浅、粗糙的,因为成功挑起了人们对大众文化的兴趣,而变得十分有名,但是对我国传播学发展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容易导致对于我国大众传播中的部分文化现象产生错误的认识。

### (三)经济层面的负面影响

笔者以内容分析为例来说,经验学派是用它来检验传播效果和受众反应,而法兰克福学派则是用它来证明传播者的控制和操纵意向。在经验学派看来,随着消费主权的确立,消费信息的受众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也就是说传者主要为满足受者而传播,并由此得出两个结论:传播的多元化和传播的中立。而在法兰克福学派则从对广告主的分析入手,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传播并不是一种满足受众需要的自发行为,归根结底是受制于经济基础。

诸如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

批判理论家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进行了揭发与批判,指出在商品丰富、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产生了新的匮乏,即精神的空虚和痛苦,人们成了商品的俘虏,他们被动地接受传媒铺天盖地的广告,这些广告制造虚假的、强迫性的需求,人们的情趣在不知不觉中完全被大厂商调度和控制,毫无理性地一味追求高级、名牌商品;在虚假的满足中,人丧失了自己的天性,甚至丧失了痛苦的感觉,这并不是说明痛苦不存在,而是说明人已被异化的失去了自我。他们特别感觉到,一个大众文化时代已经到来,文学、艺术作品不是少数文学家、艺术家内心世界的表达,不是时代精神的反映,而是由传媒、广告商批量生产,其结果是平庸、失去品位和诗意,生产者和受众都成了文化机器的奴隶。这种认识,显然同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方式不相一致。如果在研究法兰克福相关理论时对这种观点不加甄别,就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

### 三、警惕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理论的异化研究

“异化”源自拉丁文,有转让、疏远、脱离等意,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被提到哲学高度。目前我国的学术界引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多数几乎是全盘照搬。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诞生时的环境和我国目前在政治、经济条件和文化形态上都有质的差异。而我国大部分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成果的研究主要是直接复制它的思想,所以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观点很难直接作用于我国的实际情况。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理论的中国本土化研究最终往往形成这样的情况: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国家的价值标准来对目前的我国大众文化进行考量和分析,这显然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理论的异化研究。在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理论的本土化研究中,务必要提炼出不局限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国家价值标准的根本规律和对我国目前大众文化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的思想观点。